

赵柏田 著

# 双重火焰

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是第一重火焰，  
对它的解读和批评则是焰中之焰。

双重火焰中呈现的是一个人的激情、  
梦想和二十余年来的生活图景。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双重火焰

赵柏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重火焰/赵柏田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  
ISBN 978-7-301-19905-3

I. ①双… II. ①赵… III. ①随笔-作品集-外国文学-现代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0366 号

**书 名:** 双重火焰

**著作责任者:** 赵柏田 著

**责任编辑:** 闵艳芸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905-3/I·242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minyanyun@163.com](mailto:minyanyun@163.com)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625 印张 143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目 录

## 1 词与物与我 / 1

### 罪与美

- 分成两半的川端康成 / 3
- 六个姑娘,五个秘密的夜晚 / 3
- 疯狂的川端还是不是川端 / 5
- 爱的极致是心智的悲凉 / 7

### 挽紧时间的缆绳

- 普鲁斯特论 / 11
- 一个人的肖像 / 11
- 一杯茶中的花园 / 15
- 圣伊莱尔街上的教堂或时间的形式 / 18
- 他为什么愿意过昼伏夜出的鸟类生活 / 20

## 怜悯与愤怒

——福克纳小说中的几个词 / 25

钟表 / 25

蚂蚁 / 27

忍冬的气味 / 28

南方 / 30

怜悯与愤怒 / 31

约克纳帕塔法 / 35

## 地中海的阳光

——阿尔贝·加缪：五个与他有关的词 / 40

反抗 / 40

选择 / 42

葬礼 / 44

大海 / 47

阳光 / 50

## 布罗茨基和《挽约翰·邓恩》 / 53

布罗茨基 / 53

《挽约翰·邓恩》 / 57

纪念和写作 / 60

附录：《挽约翰·邓恩》译诗 / 61

## 致薇依的三封信

——关于西蒙娜·薇依 / 72

一个近乎圣徒的女人 / 72

薇依与吃肉 / 73  
致薇依的三封信 / 74

去波兰读米沃什 / 77

刺猬与狐狸 / 77

血液里的耻 / 81

“我的笔比一只蜂鸟的羽毛更轻” / 86

坐火车穿越波兰 / 92

## 2 父性之书 / 95

死亡与成长

——20 世纪初欧洲长篇小说阅读札记 / 97

穿越疾病与死亡的黑暗 / 97

小说是一种慢 / 102

无边的现实主义 / 104

一个诗人的证词 / 108

另一个方向 / 113

反与正 / 117

戴上面具才有自我 / 120

温柔的爱 温柔的死 / 124

多克特罗两札 / 128

我一直留在门外 / 128

战争巨兽驱赶下的人性为爱欲 / 131

一抹黑暗

——关于《黑色摩托》 / 138

一个模范读者黑暗中的笑声 / 141

托尔斯泰的蚂蚁 / 145

自由在行动中 / 147

从不疑惑的蝴蝶飞了 / 151

### 3 深处的美学 / 155

工作与时日 / 157

深处的美学

——关于王尔德狱中书简的若干条笔记 / 164

波德莱尔的信天翁 / 169

美是无所不能的吗？ / 172

唯美的盛宴 / 176

巴比松：风景中的风景 / 185

18—19 世纪对大自然的新感受 / 185

风景中的风景 / 188

“大自然、森林与古老的诗歌万岁！” / 190

画家米莱 / 192

今天的风景离我们是远了还是近了？ / 194

超越苦难的梅杜萨之筏 / 196

一个人的经典 / 200

带一本书去未来 / 206

附录 见证 / 211

阅读日记选 / 212

后记 / 230



# 1

## 词与物与我

罪与美

——分成两半的川端康成

挽紧时间的缆绳

——普鲁斯特论

怜悯与愤怒

——福克纳小说中的几个词

地中海的阳光

——阿尔贝·加缪：五个与他有关的词

布罗茨基和《挽约翰·邓恩》

致薇依的三封信

——关于西蒙娜·薇依

去波兰读米沃什



# 罪与美

——分成两半的川端康成

## 六个姑娘，五个秘密的夜晚

当身心超过 60 岁的坡道后，川端让精神放纵，刻意追求一种奇异、变态的幻想之境，他的小说由纤细哀愁滑向了深深的绝望。1960 年问世的《睡美人》是一个美到极致——因技术的烂熟——也是邪恶到极致的小说。江口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到一个海边旅馆去，他得到的是由于服用了大量药物而赤裸沉睡着的姑娘，“还有什么比一个老人躺在一个让人弄得昏睡不醒的姑娘身边睡上一夜更丑陋的事呢？”这些已经变成了非男性的老人，只有在昏睡的姑娘身边才感到自己是生机勃勃的，他们忍受不了衰老的绝望，就一次又一次地向那家秘密旅馆走去，而且他们事先会被告知，这些姑娘不管你怎么呼唤也不会醒来。江口在六个不同的姑娘身边度过了五个晚上，这六个姑

娘除了露出她们惊人美艳的身体外，谁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江口老人对其稟性也毫不了解，但由此得到了各不相同的体验。一个又一个晚上，垂暮的江口睡在这些睡美人的身边，回想起了各种各样的往事和生命中过往的女性，随着这些回想，江口老人一生的轮廓大致呈现了，同时呈现的是他对年轻可爱的女性的执著。

六个姑娘，五个秘密的夜晚，如同一个个递进的乐章构成叙事的交响。这五个夜晚，中间的间隔一次比一次缩短，叙事的节奏一次比一次加速，江口也一次比一次绝望。第一次去时，江口好几次想唤醒那个姑娘，但姑娘万一真的醒来他又怎么办呢？他不知道，或许他有对姑娘身体的爱意，但更多的是自身的空虚和隐约的恐惧——他不是因此而走进这家客栈去的吗？江口注视着睡美人，想起了旧日的情人，甚至有一刻他出现了幻觉，他回忆起了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沐浴的姑娘，他想这是由于受到熟睡的姑娘的青春的诱惑吗？他没有抚摸姑娘的欲望，为了掩饰自己的空虚，他不停地喝水，又吃了药。他做了许多离奇的梦，他梦见姑娘在梦呓，她发出细微的声音说：“你不是也在做噩梦吗？”

江口看起来是迷上这种丑恶的游戏了，半个月后他又第二次去了那家旅馆。如果说第一次是好奇，现在他的心被一种强烈的愧疚抓住了，尔后这愧疚变成了焦躁，变成了一种困惑人的诱惑。这一夜他有了实质性的动作，他发现那个姑娘是个处女。这一夜他还听到了下雨声，在雨声中他想起了和女儿们去

看花的往事(一个变成了非男性的老人与一个让人弄得昏睡不醒的姑娘之间的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吗)。

第三次,跟第二次只差八天。他想和姑娘服同样的药,“像她那样沉沉睡去”。他遭到了理所当然的拒绝。

第四次,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

## 疯狂的川端还是不是川端

川端在这个小说中一直操持着让人新奇的疯狂的叙事,一个长年的忧郁善感者在时间暴戾的面孔下变得乖张、放荡而粗暴,在伦理的层面上这或许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谴责,但小说不是伦理,或者反过来还可以说正是这种疯狂让小说像热带植物一样生长得放任而又恣肆,充满着强劲的印象。结束小说中最后一个晚上的是游戏的崩溃,游戏的自行消解。这一夜,江口睡在两个姑娘中间,他梦见自己新婚旅行后回到家,满园怒放像红色西番莲那样的花。他惊醒的时候,一个姑娘在熟睡中死去了。“请客人不要瞎操心,好好休息,还是有一个姑娘的嘛。”旅馆老板娘说。这句话流露的露骨的对生命的漠视刺痛了江口,他愤怒——但也只是瞬间的事——他更多的是胆怯和恐惧。

如果说“浅草作品”、“伊豆作品”中的悲哀和伤感是一种“物哀”,还融化着“日本式的安慰和解救”,还是非常“天真烂漫、纯朴无邪”的,那么这个暧昧、神秘的故事背后的川端又在

想些什么呢？我们从中看到憧憬，看到绝望，看到浮动其中的香气、皮肤和官能的展露，看到了他恋慕的女子的近景和远景，这一切混同在我们对这个故事的敬慕和恐怖之中。他说三岛由纪夫死前发表的小说《齿轮》中那个“病态的神经质的世界”让人产生一种“宛如踏入疯狂境地的恐怖感觉”，其实这也是《睡美人》给我们的感觉，他在展示官能本体的同时，还暗示了生命永远不遵循伦理的归宿。对此，德纳尔特·金的解说是明快而又准确的：“（《睡美人》中的）川端的暧昧是暗含在一切人际关系之中的暧昧，是在心里不断燃烧的、不能解答的疑问……”

1963年，川端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写作了短篇《独的臂》。“‘把一只胳膊借给你一个晚上也可以啊’——姑娘说。于是，从肩膀上摘下右胳膊，用左手拿着，放到了我的膝盖上。”这是《独的臂》的开头。这个小说写的是男主人公用姑娘的一只胳膊换自己的一只胳膊，度过不快的、孤独的一夜的奇特故事。川端在这个小说里，好像把对女性的身体的理想寄托在这只胳膊上了。产生这种狂想的孤独的心之深渊，以其强烈的背德意味让人心生恐惧。从《睡美人》到《独的臂》，向着奇怪方向发展下去的川端，那个在安眠药的毒害中“如醉如痴、神志不清”地写作着的川端，越来越滑入到奇想的世界中去了。同时代的评论家小林秀雄把川端的这条道路称作“一种错乱的浪漫主义”，川端强行把自己拉上了这条道路，他成了自己天赋之才的牺牲。

这不是我们已然接受的、熟知的那个川端，不是《伊豆的舞女》中那个旅行中的少年情人，不是《雪国》中温柔而又矛盾的岛村，甚至也不是《名人》中那个观战记者兼业余棋手（他由名人的一心浸淫棋艺而丧失许多现实的东西以致落得个悲惨的结局，想到自己失去了的恋爱和生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分成两半的川端，一半是纤细、哀愁的，还期待着人心的善意修复的可能；另一半则是一张夸张了的粗暴、乖张的美的亵渎者的面孔。从表面上看来，这一半的川端是对那个宣称“日本的美和我”的川端的反动，一个对立面；但事实上他只是那个神经质的川端的一个影子，是那一半的川端在那时候还未曾料想到的未来岁月的一张面孔。

## 爱的极致是心智的悲凉

1968年在瑞典文学院礼堂的讲演中，作为小说家的川端却避而不谈小说，他谈的是禅宗诗僧希玄道元、明惠上人、西行、良宽、一休宗纯的诗，从《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和《枕草子》以来的古典传统，以及东洋画、花道和茶道的精神。他说这就是“日本美的传统”。1969年的《日本文学之美》，开篇谈的是往昔千年之前平安朝的女诗人和泉式部的一首短歌，川端说从这首诗中可以感受到朴素的万叶少女的悲怜和纯真——“再也没有什么诗能比得上和泉式部的诗那样妖艳地飘逸着感官的气息了”。他谈到，这些上千年前的文字，“色调

虽然淡薄,却也感染了我的心”,是他写作中一种“内蕴的力量”。这些似乎可以视作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的川端叙事的渊源。在公众眼里,小说家川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传统的承传者(从他的叙事里可以轻易上溯到11世纪紫式部等描绘的生活与风俗的庞大画面),一个具有纤细而敏锐的观察力的作家,一个擅长细腻地观察女性心理(还有女性的感官)的作家,他编织的故事是“网眼精巧工细的工艺品”,他的小说是“纯粹日本式的细微的艺术”。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是这样说的:“他以洋溢着悲哀情调的象征性语言表达自然的生命和人的宿命的存在,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但川端在那次讲演中的一段话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这段话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隐匿着的川端的另一半——

归根到底,以真、善、美为最终目标的艺术,对魔界难入既憧憬,又害怕,简直像祈求;这种心境有时表露出来,有时深藏心底,大约是命运的必然吧。没有魔界,则没有佛界。而进入魔界颇为困难。意志薄弱者是不可能的。

(《我在美丽的日本》)

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弄懂了川端所宣称、所阐释的“日本美”,从最初接受的几个作品《伊豆的舞女》、《雪国》、《古都》来看,他确实一直像个勤勉的园艺工人,在自己的园地里精心培植着纤细的花枝。他的“哀”,有悲哀、哀伤,也有哀怜、同情和怜悯的意味在里面。爱的极致是心智的悲凉,那么这种美的极致呢?我们看到走过了60岁的坡道的川端似



乎成了另一个人,或者说他正在显示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可能,他像一个暴躁的农夫,怒气冲冲,任性而多疑,践踏着园里栽下的一切。他曾经有过的让人惊奇的女性气质现在也走向了偏执,变得让人不能承受。一般认为是才力耗尽使他走向了对幻想的沉湎(他们甚至说诺贝尔奖是一个陷阱),但事实上是时间伤害了他,是流转的生,是世界的寡情伤害了他,他因此而感到了痛。过了 60 岁的坡道的川端已经是残生了,他开始用余生来颠覆以前说出、写出的一切。像正冈子规(20 世纪初叶日本歌人)那样纵令在死亡的痛苦中挣扎还执著于艺术的诗人,川端坦言他不想向他们学习,在他“临终的眼”看来,即使对写作还有留恋,那也只是个人的修行还没有到排除“妄念”的程度,“若是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反而更能畅通无阻地通往安乐净地”。沿着这个奇怪的方向前进的川端,从“表现道德性与伦理性的文化意识”(诺贝尔奖授奖词)走向了背德,从一贯的抒情走向了顾影自语,从美的探寻和猎获走向了亵渎,从“有用”世界转向了对“无用”的执迷。他现在恣意践踏着美的花枝,有点粗暴,又有点自虐。就像让生命返归于无一样,他现在决意让这个纸上的世界也归化到空无之中,这或许就是“日本式的虚幻”?就像他在三岛由纪夫的葬礼上致悼词时所说:“离开和超越思想与是非善恶,静静地礼拜默祷,乃是日本美的精神的传统。”现在在他的小说里已没有是非与善恶,有的只是对幻想和叙事的着迷。奇怪的是在这个方向上前进着的川端的叙事一直是感伤、纤细甚至平和的,然而其下沉潜着